



一日在整理文物普查数据库时,发现一幅清代山水扇面,画面正中的小船颇具情志,不由得思绪被它载着,走向那幽幽的时空里……

这画绘芦汀草岸,画面正中绘一船停泊,画中文士从乌篷中探头而出,旁侧仆童侍立,船夫摇桨停靠岸边。画中心的小船,应是一艘书画船。从船中乌篷小窗中,隐约可见一案几、一茶壶、几册书,几丛盆菊,表明这是个典型文人休闲娱乐空间。

## 穿越时空的书画船

本文刊特约撰稿 韩惠娇

### 古人的“游艺”空间

书画船是古代书画家、收藏家的一个独特的空间。它的形制与普通的船并无二致,唯一不同的就是它满载诗书,歌舞盈牖,载着的是士子们壮游的豪情,羁旅异乡的惆怅,纵情诗歌的雅宴,离情别绪的不舍……它承载着社交、娱乐、交通的功能,非普通船所能比拟。

从宋代开始,书画船常见于古人的风雅笔记。最盛名者,当数宋代书画家米芾的“米家书画舫”。为此,黄庭坚赋诗打趣道:“万里风帆水著天,麝煤鼠尾过年年。沧州静夜虹贯月,定是米家书画舫。”书画船上的夜灯能贯穿月亮光辉,可想而知,“米家书画舫”上灯光何等璀璨,歌舞管弦何等热闹。

晚明第一“讲究人”文震亨在《长物志》中对书画船有一段评语:“舟之习于水也,弘舸连轴,巨槛接舳,既非素士所能办;蜻蜓蚱蜢,不堪起居。要使轩窗阑槛,俨若精舍,室陈厦飨,靡不咸宜,用之祖远饯近,以畅离情;用之登山临水,以宣幽思;用之访雪载月,以写高韵,或芳辰缀赏,或艳女采莲,或子夜清声,或中流歌舞,皆人生适意之一端也”。这书画船过豪奢,则士人受之不起;过小巧,如蚱蜢小舟则不适用;不大不小,小轩窗,朱栏玉栅,如精舍(儒家讲学之地)一般,安坐读书正好。

船上也如现今出行一样,要备些出行家伙物件。干粮、炊具、起居用具不必说。书画、文房亦不可少。更有甚者,法书名画、钟鼎彝器也得摆上,停泊时,同道士贤来雅集才有赏玩之物。钓竿、蓑衣也得带上,满足一下“渔隐之乐”,做一回“独钓寒江雪”的渔翁也不错。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”的风流更不可缺,所以酒是必备的。豪奢的,还得带上歌舞伎乐和一众从仆,歌舞升平。

### 古人的“书画买卖”空间

自隋唐开凿京杭大运河,沟通南北,发达的水脉促进了航运的发展,也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。江南地区水网密布,航道纵横,成为明清时的文化腹地。书画船也成了书画家、收藏家、文物贩子的交通工具、买卖场所、社交场所。在一艘书画船上,有“纵一苇之所如,临万顷之茫然”的观览山水之自在;也有“乘不系之舟,聚不请之客”的社交宴乐;还有书画家静观自照,潜心创作的安乐;更有的是,古彝器字画买卖的商贾市井之气。

晚明书画鉴赏家李日华在《味水轩日记》中记录:“万历三十八年正月十三日,吴人张慕江来。慕江名体仁,年八十一而老矣,平生以书画舫行江湖间。今所携有倪迂(倪瓒,元四家之一)《松坡平远》……”“以书画舫行江湖间”的张慕江,就是顺着这纵横水道买书鬻画的古董商,他们或在闹市摆过摊肆;或泊船入舫,直入藏家内室献宝;或在自家的书画舫上,与文雅之士书画品评交游。不少珍贵的书画就随着江南袅袅的水波,流散入文人士大夫之家。

### 古人的书画创作空间

江南水系发达,以至于大户人家都有自己的船坞船舫,类似于现代的“香车宝马”。水路航道也和陆运一样,也有“堵车”的时候,密密麻麻的水道上,也密布着水闸。过路的船都得在闸口前候着,等到一定蓄水量才能放行。明代李流芳在《闸河舟中戏效长庆体》中抱怨:“济河五十闸,闸水不濡轨。十里置一闸,蓄水如蓄髓。一闸走一日,守闸如守鬼。”

而此时,正是书画家在书画船上安静创作的时间,隔绝了陆地上的凡俗杂累,或观摩自己珍藏的书画作品,或将近日来饱游卧看的山水付诸纸上。这些痕迹,都可在历代的书画作品题跋中窥探得知,多有“舟次

……浦”“作于舟中”等。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就曾在自家的书画船上观看一幅五代董源的山画,并挥笔定名为《潇湘图》,原因是他曾坐船游历湘江,此卷风景正是他所看见的舟行山水。

坐船的方式不仅改变了画家的生活方式,同时也影响着绘画的题材。文人画中多出现舟行题材,而画中小船多为书画船。甚至画雄壮的大山大水,于前景处,都巧妙地停靠着一艘小船,为表达“可游可行可居”的画面意境。

同时,乘船出行,改变了画家们观看山水的视角。米芾、米友仁的“米家山水画”就是典型的舟行山水。水面开阔,山川渺渺,水汽氤氲,视角似乎在船上,随着长卷的打开,像船桨一波又一波地把视线往前推移。所以,中国的山水视角是移动的,移步换景,也是有时间性的,一卷山水可绘四时风光。

文人的书画船在历史上有不少鲜活的掌故。《兰亭集序》作为王羲之名垂千古的书法名篇,其原作已失佚,而作为下真迹一等的“定武本”(唐太宗命书法家欧阳询根据原迹摹写的碑版)就在书画船上发生了脍炙人口的“赵子固落水兰亭卷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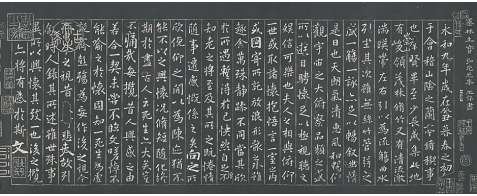
↑↓古画中的书画船。



据南宋周密《齐东野语》记载,赵子固得到一定武旧拓本。“喜甚,乘舟夜泛而归,至雪之昇山,风作舟覆,幸值支港,行李衣衾,皆湮溺无余。子固方被湿衣立浅水中,手持《褊帖》,示人曰:‘《兰亭》在此,余不足介意也’。”乘坐船只翻覆,一众行囊都没湿,赵子固也狼狈落入水中,且站在水里欣喜道:“《兰亭》在此,其他的无所谓!”真是一介书痴!遂被文人视为书画船之佳话,被后世所传颂。明代董其昌特在原址寻幽访古,并在一幅作品中落款:“作于赵子固轻性命宝兰亭帖处”。

在清代时,这卷传奇的“落水”《兰亭》深受乾隆皇帝的喜爱,并御书题了引首“山阴真面”四字,并命人将此本摹刻上石,成了《清·内府摹刻赵子固落水(兰亭)卷》,拓本至今藏于故宫博物院。吹过书画船帆的风雅不断,一代又一代续写文人的故事。■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


清·内府摹刻赵子固落水兰亭卷拓片。



书画船是古人的书画创作空间。